

【学者精彩解读 正史原本如戏】



丛书总顾问 ● 李学勤

十六国北朝 无序的车辙

张耐冬◎著

这个时代，产生了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并造就了隋唐时代恢弘大气、兼收并蓄的文明；这个时代，将西域、草原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北中国的版图有了重新的勾画；这个时代，通过战争、改制，将游牧部族与中原汉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并使“文化”超越种族，形成古代中国鲜明的文明特征。可以说，没有十六国北朝，就不会有空前强盛的隋唐，更不会有生命力极强的中国文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张耐冬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 张耐冬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4

(读史馆)

ISBN 978-7-5339-3331-9

I. ①十… II. ①张…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十六国时期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南北朝时代 IV. ①K820.38②K820.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 000427 号

整体策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柳明晔

整体设计 刘 炜

十六国北朝:无序的车辙

张耐冬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02 千字

印张 12.75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331-9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学者精彩解读 正史原本如戏】



丛书总顾问 李学勤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

王子今	王学典	王晓毅	包伟民
仲伟民	刘华祝	刘后滨	孙家洲
李凭	张涛	孟宪实	黄朴民



前言

在国人的心中，“十六国北朝”往往是乱世的代名词，因为它的前半段，是所谓“五胡十六国”的黑暗时期，后半段，则是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同时，由于汉人并非舞台中心的主角，因而谈及这个时期时，人们往往有“何处望神州”的慨叹。

在我们的常识中，涉及十六国北朝的话题就是“五胡乱华”、“淝水之战”，就是胡人滥杀汉人、社会动荡不安，勉强算得上积极的一个词，就是“民族融合”，是以“汉化”为趋势的发展方向。因此，十六国北朝似乎是“非主流”的，是不能代表“中国”的，无论它如何热闹非凡，都只像不停公转的地球，与之并立的两晋南朝才是真正体现“中国”文化与时代发展趋势的太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时期，产生了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并造就了隋唐时代恢弘大气、兼收并蓄的文明；这个时期，将西域、草原与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北中国的版图有了重新的勾画；这个时期，通过战争、改制，将游牧部族与中原汉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并使“文化”超越种族，形成古代中国鲜明的文明特征。可以说，没有十六国北朝，就不会有空前强盛的隋唐，更不会有生命力极强的中国文化。

那么，十六国北朝究竟有没有“发展方向”的问题呢？如果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坚持儒家的“华夷之辨”，这个时期势必被视为发展中的曲折期，作为华夏文明的从属者。事实上，十六国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就是因为它与中原王朝的发展轨迹不同，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可能性。

它开创了将草原与中原纳入一个帝国进行统治，甚至以草原为中心的模式；它还创设了以民族文化为价值核心，改造中原制度的发展思路；更重要的是，它将两汉时期未能解决的问题纳入非中原的框架，并提出了全新的解决办法。

华夏文明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进入一个瓶颈：面对幅员辽阔的版图，面对庞大的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君主与大臣在政治上应该是什么关系？汉光武帝就着手进行了加强皇权、突出君主在国事处理中决定性地位的改革，但实力雄厚的大族、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却试图从儒家思想、机构权力等方面确立“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政治模式，因此，东汉时期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党锢之祸等重大事件，都蕴含着这种统治理念的交锋，但问题并未真正被解决。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游牧部族以军事体制为基础的贵族议政制转向君主裁断，在军事贵族被抑制的过程中，皇权独尊，真正从实践的角度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而且，在对游牧部族的生活与组织方式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中原大族也被纳入到改造范围，只有通过皇家认定，才能确立政治地位，这使皇权成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头，君臣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十六国北朝的时候就能够解决？中原被游牧部族所占据，旧有的统治方法不能延续，是君臣关系进行变革的时代条件。不受旧有的条条框框限制，从现实出发思考出路，是君臣关系能够最终解决的关键。在具体环境下，不同政权下的君主不断调整解决方案，使之不断充实、完善，是其能够长久推行的根本。北方实力强于南方，最终通过军事征服统一全国，将统治模式推广，保证了新君臣关系实施的延续性。君臣关系问题如此，其他问题莫不如此。十六国北朝，为古代中国各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块试验田，在不同的政权中通过不断试错，提炼出可行的方案，并将这些方案与江南保存的中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全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型文明。这种情况，就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样的发展自然不能仅靠历史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一个个真实的人物，才是历史画卷得以展开的基础。苻坚、王猛、拓跋宏、独孤信……这些性格迥异、经历非凡的人，织就了十六国北朝的锦缎。而我们只能从中抽取几缕丝线，管窥其中的纹理。

本书重点描写了八个人物：苻坚、王猛、拓跋宏、尔朱荣、独孤信、高洋、魏收、祖珽。其中三个汉人——王猛、魏收和祖珽，其他皆为胡人；帝王有三个——苻坚、拓跋宏、高洋，其余五人或为治国良相，或为一代枭雄，也有才子词人、风流俊士。

也许这个选择标准会引起疑惑：为什么不选一些其他的人呢？比如开创十六国的刘渊、石勒，比如大名鼎鼎的慕容垂、慕容冲，比如北魏分裂后的霸主宇文泰与高欢，比如文臣武将中最负盛名的崔浩、侯景？

通过人物看时代，最重要的就是看人物的个性、命运与时代的节奏之间的关系。其他人物或是特征不强，或是命运的代表性不够，或是与时代的关系不够，而这八个人物，在不同的时段上，体现了十六国北朝这个整体时代的特性。当然，历史的舞台上不会只有这几个人的表演，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是会出场，只不过并非我们细致分析的对象。

这八个人物都有悲剧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着非常独特的个性。正是个性，使他们或是不屈从于时代的主题，或是在时代的列车上左顾右盼彷徨四顾若有所失。凭着个性与时代硬拼的人，往往不会胜利；随波逐流在时代中逐利的人，则无法不朽。生前身后，成了一对非此即彼的矛盾，因此这个时代的人身上若没有悲剧性，他的人生就没有价值。

荣格有一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而这八个人物的个性，恰恰造就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种命运。第一类是苻坚、拓跋宏与高洋。他们都有理想，而且都要依靠自己的意志与权力付诸实施，但明里暗里总遭到反对，他们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但客观上会对历史做出贡献，因此可以概括为夸父型。第二类是王猛和尔朱荣。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或实力，对一个百废待兴或是千疮百孔的政权进行治疗，能够收到成效，但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只能将接力棒不断地传下去，把未竟的事业留给后继者，如愚公移山一样漫长，故而可以概括为愚公型。第三类是独孤信、魏收和祖珽。他们的个性并不适合做权力机构中的建设性或机械性工作，更适合在不受条条框框限制的领域发挥才能，比如战场，比如学术与艺术。一旦勉强为之，就或是“不得开心颜”，或是进退失据为他人所笑。这种情况，就像庄子所讲的“神龟”，要么得到尊奉，但生命已不在，空余尸骨，要么快乐地活着，但拖着尾巴在泥潭中滑行。权且称之为神龟型。

夸父、愚公、神龟，都有一种渺小的崇高。夸父豪情万丈，但离天边的太阳却总有距离；愚公勤劳、积极，可移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奋斗目标；神龟在选择给自己的价值定位时，要直接面对生与死的终极选择。仔细去想，会觉得这些场面有点滑稽，但这就是历史的本相。要么就做《摩登时代》里那个拧螺丝的小人物，要么就去中流击水，看浪遏飞舟。这时代没有虚幻的风车巨人，也没人去做法吉诃德，因为金戈铁马的岁月中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都数不胜数，很难容得下浪漫地去战斗的愁容骑士。

也许有点矛盾——既然都是失败者，那么十六国北朝怎么又能解决秦汉以来中原的发展问题？其实，那些被解决的问题，是夸父和愚公们在实现理想中的副产品，而非真正的目标。比如，苻坚本来要造就一个儒家学说中所讲的清平治世，但他真正做的，就是调整北中国的版图与民族关系；拓跋宏要实现的，是一个超越了胡、汉界线的空前强大的新帝国，但他只做到了将鲜卑人中原化，以及对皇权和士族权力进行了重新界定。就像寓言中所说的，夸父的目标是逐日，可是壮志未酬，但他的木杖化作桃林，让后人受惠，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最终的走向如同凌乱无序的车辙，人们永远不知道它的下一站是哪里——但他们还是努力地试着驾驭这辆充满野性的车，尽管最终的目的地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地方。



目录

苻坚——投鞭难断流，草木亦惊魂

- 一、“五胡”与十六国 002
- 二、杀掉僧主的僧主 005
-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 011
- 四、“走进新时代” 016
- 五、失败是失败者的墓志铭 020

王猛——扪虱而谈真名士

- 一、被山神眷顾的寒士 027
- 二、扪虱会枭雄 031
- 三、前秦版“卧龙出山” 035
- 四、宽猛相济，出将入相 041
- 五、被背叛的遗嘱 044

拓跋宏——奔向中原的夸父

- 一、在草原与中原之间 047
- 二、改变历史进程的女子 053
- 三、再见，平城 057
- 四、夸父的日落时分 066

尔朱荣——“小胡”乱大政

- 一、孝文之后，尔朱之前 071
- 二、“小胡”的大动作 076
- 三、河阴之变 083
- 四、三十功名尘与土 090

独孤信——三朝国丈独孤郎

- 一、英雄父亲的诞生 096
- 二、乱世军中独孤郎 099
- 三、不受欢迎的远方来客 103
- 四、山河破碎风飘絮 107
- 五、关西的多余人 110
- 六、晚景凄凉哀荣盛 114

高洋——文明时代的疯癫者

- 一、前传之一：霸业的缔造者 122
- 二、前传之二：霸主的意外死亡 133
- 三、本传：“被暴君”的开国皇帝 138

魏收——书生意气，留得“秽史”名

- 一、乱世一书生 153
- 二、惊弓之鸟 155
- 三、暂入冷宫 159
- 四、峰回路转 162
- 五、“秽史”的诞生 167
- 六、失意人改失意史 172
- 七、千载骂名 175

祖珽——才子为何变成权臣

- 一、文人世家的“传统” 181
- 二、劣迹斑斑的才子 183
- 三、流氓的运气 186
- 四、当放荡成为资本 190
- 五、盲眼老公偏弄权 194



苻坚

——投鞭难断流，草木亦惊魂

公元316年冬，长安城门缓缓打开，或许是因为被围困日久，城中的军民食不果腹，所以城门开启时有些摇摇晃晃，并没有帝都的气派。

围城数月的匈奴骑兵从开启的城门缝中看到了胜利的光影，事实上，首领刘曜早已接到了长安城中的来信，所以这个时刻对他而言并无悬念；然而对城中之人来说，尽管也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开城之际，仍不免有国破家亡的悲凉感。城门里边，正是西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愍帝司马邺，他坐在羊车上，准备出城投降。

至此，西晋王朝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而作为中原王朝的代表，避难于江左的东晋将与占据北中国的“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展开百余年的战争，又不知有多少才智之士成为其中的主角。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百年战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毫无疑问，就是前秦君主苻坚和东晋名相谢安之间的那一场决战：淝水之战。

淝水一战，也成为苻坚一生中的谢幕之作。空前强大的前秦，也因为这次失败而土崩瓦解。如果能够预知结果，他是否还会作出挥师南下的决定？

文学家们喜欢对历史提出一些假设，而假设对于读史者而言应该慎之又慎。若没有根据，只是就“性格”、“谋略”方面入手，为古人献计献策，就



会或者剑走偏锋，陷入阴谋论与厚黑学，或是空发议论，流于浅薄的个人好恶之说。

从苻坚所处的时代和他个人一生的发展来看，如果上天给他一个重来一次的机会，他也会选择南征东晋，决战淝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而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为什么会选中苻坚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又为什么在交予他任务后抛弃他？

且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五胡”与十六国

传统的史书总给我们一种误解，让我们觉得所谓“五胡”是心怀不轨的强盗，原本与中原互不相干，因为抓住了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元气大伤的机会而发动偷袭，占据了物产丰富、温暖宜居的中原，并建立了所谓的“十六国”政权，让北方长期处于民族压迫状态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他们觉得中原的汉文化生命力之强大、汉人民族精神之顽强，才“被先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所征服”。因此，十六国时期，就是“五胡乱华”，其黑暗程度，就如同罗马帝国崩溃后几百年间“蛮族”统治时期一样。

事实远非如此。

“五胡”并非都是在西晋末年才进入中原的。早在东汉时期，由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在北匈奴的威胁之下，南匈奴获得了东汉朝廷的认可，南迁到长城沿线，与中原的交流开始走向日常化，羯人也随着匈奴的南迁而逐渐进入中原地区。氐与羌在两汉时期经营西部和西南地区的过程中被动进入了中原的统治之内，到魏晋时期更是成为野心家们争夺的对象。鲜卑人在北匈奴远走、南匈奴入塞之后，占据了原来匈奴控制下的大漠，在东汉时期与中原产生密切接触，曹魏和西晋时期，拓跋部首领之子沙漠汗还长年居住在洛阳。可以说，这“五胡”原本就生活在中原的视野之下，而不是突然袭来的天外陨石。

刘曜以匈奴人的身份灭西晋，石勒以羯人的身份横扫中原，都是事实，于是古代很多史家就以此强调胡人对中原文化的打击。然而，他们从未深究

过背后的原因：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西晋？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消灭中原政权？

从东汉末年开，战乱频仍，中原几成焦土，但这并没有给“五胡”带来什么好处，各地的割据者对他们是能拉拢就拉拢，却并不是出于“团结”的目的——在战乱年代，能获得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劳力和兵源，所以这些部族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而且得不到信任。著名的匈奴贵族、汉（前赵）政权的缔造者刘渊，在西晋时期就由于才能出众而遭到猜忌，未被晋武帝司马炎委以重任；鲜卑拓跋部世子沙漠汗更是由于通晓中原典故、熟知中原虚实而被西晋王朝施以反间计害死。贵族尚且如此，这些部族的一般族人更是悲惨，像石勒一样被汉人贩卖为奴的人不知有多少，“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家中就有“鲜卑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原政权对“五胡”的欺凌，让他们把仇恨埋在心底。当西晋王朝因为“八王之乱”而争战不休时，机会终于来了。交战的各方又开始招兵买马，把“五胡”当做雇佣兵一样拉拢。一旦探知了这些皇族们的虚实之后，这几个部族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公元304年，西晋王朝内部的争斗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西晋东瀛公司马腾招引乌桓与鲜卑拓跋部骑兵、大将王浚引鲜卑段部骑兵入境，大败成都王司马颖。就在这一年，赛（cóng）人（秦至南北朝时湖南、四川等地的一个少数民族）李雄自称成都王，匈奴人刘渊称汉王。然而，西晋诸王们仍然忙于内战，在他们的眼中，谁控制洛阳朝廷才是最重要的。

是争斗中的西晋诸王自己开启了大门，让这几个部族摸清了中原的门路。起初，他们只是皇族内战的帮忙者，皇族们对他们的态度一如往昔，只不过是利用，一旦出了乱子，就采用“以夷制夷”的战术，拉一个打一个。这种思路历经千百年而不变，一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也算是“中国特色”了。可是，采用这一战术的王朝，最后没有不灭国的。

与其说“五胡”灭了西晋，倒不如说西晋的皇族们自掘坟墓。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本文开始的那一幕，刘曜在长安城下为西晋王朝送葬。在此之前，石勒攻陷洛阳，将几位西晋亲王生擒后处死，他还给当时的名士领袖王衍一个特殊的死法：把墙推倒将其压死。

在中国的正史和民间传说中，“五胡”一向是被妖魔化的，贪婪、残暴、嗜血、荒淫这些邪恶的标签长期贴在他们的头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有些汉人做胡人也做的事情，在强烈的汉文化优越论下，就被采取双重标准看待。

“五胡”在西晋末年四处征伐抢掠，确实杀了不少的中原百姓，但与汉末到西晋的内战相比，伤亡人数似乎并不算多。

后赵的统治者石虎被描写成一个商纣王一样的暴君，骄奢淫逸，独断专行。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种描写的真实性，但是怀疑的声音一直被边缘化。人们忽视了一个事实：石虎无论是个人生活的奢侈程度，还是执政的混乱程度，和西晋中后期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

“十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胡人建立的国家，因此被看做一个人头与玉玺齐飞、战旗共鲜血一色的黑暗时代。殊不知，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就曾经提出对汉人和自己族人分别管理的措施，以稳定中原局势又不至于让本部族人迅速改变习俗而无所适从。这项政策，石勒也沿用下去，而且他还曾强调不得虐待汉人，并成立了“君子营”招纳中原士大夫。至于那位传说中最可怕的君主石虎，其在位期间严格贯彻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为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统治留下了很好的基础。——倒是汉人出身的冉闵，大权在握之后对羯人进行种族灭绝，屠刀所到之处尸横遍野，一点儿也看不到“仁恕”。

假如我们冷静地对十六国的建立者做一个民族区分的话，就会发现，这十六个先后存在的政权中，还有三个汉人建立的政权（前凉、西凉、北燕），数量上仅次于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五个）。

从对中原文化的态度来看，刘渊本人精通汉文化，《诗经》、《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他都曾系统学习过，《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他也曾阅读过，当然，他最喜欢的还是《左传》和孙吴兵法。石勒出身低微，不识汉字，但他在军中也经常命令儒生们给他讲中原历史，为他读《汉书》，他还常就此发表议论。

当事实浮出水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义愤填膺的言辞竟然显得有些荒唐。是“五胡”乱了中原吗？是他们的铁骑践踏了大好河山吗？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一次次抹黑他们？

因为中原汉政权的失败。失败并不可怕，失败而找不到理由就可怕了。西晋时期，贾后专权，惠帝暗弱，公卿贪利，竞逞浮华，皇族内讧，生灵涂炭。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说起这些事情时，我们往往只归罪于某一个人的阴险狡诈，但当这种

情况一再发生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阴谋家们会一次次得逞了——是不是这个社会、这个皇帝制度乃至这个文化出了问题？这种追问，是让人不愿面对的。司马氏以世家大族为根基，以儒家教条为纲领，却闹得如此乌烟瘴气，当时人作何想法？他们是否宁为西晋犬，不为“五胡”人？

还是石勒的一句话说出了时人的心声。他评价曹操、司马懿的时候说，这两个人是靠着欺负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无独有偶，在江东，东晋名相王导给晋明帝讲述西晋开国过程时，详细介绍了司马懿夺权过程中的杀戮行为和司马昭执政时期逼杀曹魏皇帝曹髦的事情，听得晋明帝无地自容，羞愧地说：“果真如此的话，怪不得我家国运不长啊！”

开国都如此不光彩，加上赖以宗旨的儒家教条缺乏约束力，让全社会对西晋王朝产生失望情绪，也难怪会出现种种乱象。此时，文化、制度、政治风气都已经无法维系帝国的统治，中原文明正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假如不是“五胡”将西晋王朝摧毁，它也会轰然崩塌，而且它除了崩塌外并无他法找到出路。尽管西晋灭亡后不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当时诸般问题的出路，但是它不灭亡就绝对不会有出路。

可是，一旦它真的灭亡了，事情就会转向另一方面，更不要说是亡于胡人之手。人们对西晋的失望和对出路的迷茫，此刻终于可以用非理性的方式发泄出来，指责胡人的背信弃义、狼子野心。

十六国的前期，可以说是“八王之乱”的继续。各政权之间混战，盘踞于中原的前赵和后赵尽管采取了一些促进稳定的措施，但终究敌不过兵强马壮者为王的丛林法则。中原需要安定，中原也需要一个能够革除魏晋时期政治、文化弊病的新政权。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苻坚就该扛起这副重担。

二、杀掉僭主的僭主

按照辈分来算，苻坚是前秦王朝的第二代皇族，出身于原关中地区（陕西省可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部分，其中今陕西渭河平原一带被称为“关中”）的氐人部族。他的祖父苻洪在后赵时期率族人迁徙到河北地区，后来又与东晋交好，被东晋任命为“征北大将军”——东晋还是延续着“以夷制夷”的策略，希望氐人能够对当时横行中原的羯人起到牵制作用。然而，苻



洪在得到东晋赐予的名号之后不久就自称“秦王”，成为一支独立的北方力量。

据说，苻坚的家族原本姓“蒲”，后来因为有“草付应王”的谶语，苻洪想要让这个政治预言在自己的身上应验，便改姓为“草付”叠加而成的“苻”。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传说，那就是苻洪听说东汉末年的孙坚背后有“草付”两个字，后来孙坚、孙策和孙权父子就开创了江东孙吴政权的基业，他便将自己家族的姓氏改成“苻”。无论如何，苻洪作为前秦王朝的奠基人之事是历史上真实的存在。

苻洪自立为王后，后赵政权内部分裂，苻洪抓住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其子苻雄（苻坚的父亲）将后赵君主石虎生擒。但后赵毕竟是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此时苻洪的力量不足以吞并中原地区。他临终向世子苻健交代，让他先以关中为根据地，等强大之后再争夺北中国的霸权。

苻健遵照苻洪的遗嘱，进攻关中，并分兵出其不意地夺取长安。东晋永和七年（351），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了前秦政权。苻坚此时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他的父亲苻雄是苻健的弟弟，被封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协助苻健四处征讨，立下了汗马功劳。苻健誉之为“吾姬旦也”——把他比做辅佐周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苻雄在苻健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不幸的是，前秦建国三年以后，苻雄就在出征途中暴毙。苻健闻讯恸哭，乃至呕血。

苻雄去世时，苻坚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他的身上，已经表现出很多与同龄人不同的特质。当然，关于苻坚童年与少年的记载，不完全是事实，有些是苻坚已经做了前秦皇帝后的附会与吹捧。古代的史书有这样一种通例，凡是帝王将相，从出生到成长，神迹总在他们周围出现，以此来证明他们是世间少有的英杰。

在关于苻坚的记载中，就有很多此类故事。有一种关于苻坚身世的说法是，他的母亲苟氏曾经在漳河游玩，还特意到西门豹的祠堂去求子。西门豹果然是有求必应，当天晚上，苻坚的母亲就在梦里遇到了天神，天神与她缠绵一番，于是她就怀了孕，生下了苻坚。这个说法，比刘邦的母亲与一条龙生下了那个粗豪的汉高祖还要离奇。如果按照野史研究者的思路，这故事背后一定存在着一段苻坚的母亲与他人私通的秘闻。实际上，这种故事无非是要表现她所生的孩子绝非常人，将来会成为天下之主，不能过于较真。

还有一个故事，说苻健在刚刚占领关中时，梦到天神派来一个红衣红帽的使者——如果加上一副白胡子，可能就是圣诞老人了——命令苻健封苻坚为龙骧将军，苻健认为这是天神的旨意，不可违背，第二天醒来马上在曲沃（今山西临汾曲沃）设坛拜将，按照天神的命令让苻坚做了龙骧将军。——事实上，苻坚能够在十几岁就被任命为这样的官职，是因为苻健非常器重他的父亲苻雄。

一旦某个人突然成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生平经历中的任何一件事都会被拿出来附会出各种神秘主义的说法。这些说法中，有些是民间以讹传讹的流言，有些是帮闲文人的杜撰，当它们被史官记载在史书之中后，现代人从中能感受到的，是古人对于权力的崇拜与迷信。人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帝王，有的人只能暂时做稳奴隶，而有的人却欲做奴隶而不得，于是，他们只能从神秘主义的角度为这一切寻找一个答案，用以解答自己的困惑，并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因为这种想法的存在，所以帝制在古代中国一直有肥沃的滋生土壤，而帝制的不断延续，也给了这种土壤以丰富的营养，所以中国古代平民起义次数众多，成功的也不少，但最后总会有一个神灵附体的、“上天注定”的帝王出来主宰一切。二者相辅相成，就像一个难以打破的魔咒，于是民国建立，尚有袁世凯称帝，可见要打破这个魔咒，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

关于苻坚的这类神秘主义故事还有很多，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实的少年苻坚是什么样的呢？

与一般的氏族少年不同，苻坚八岁的时候突然要求请教师来家里教授儒学。他的这个要求令爷爷苻洪十分诧异，苻洪又惊又喜地说：“我们这些被汉人视为蛮夷戎狄的人，世代就喜欢饮酒，不喜欢背书，你居然想要读书了！”

苻洪也觉得孙儿的这个想法不错，氐人长年在中原地区生活，如果不懂得中原文化，不要说进行统治，就是和中原人正常沟通都做不到，所以他很支持苻坚的选择，请了儒学之士到家中讲习经典。等到前秦建立之后，苻坚已经是一个博学多才、胸怀天下的少年豪杰了。而且，他还非常愿意与有抱负、有才能的人结交，王猛、吕婆楼、强汪与梁平老等一批有才能的人都成为他的好友——后来前秦使者说服西部的前凉政权向自己称臣时，就列举